

“风雨同舟”

(小小说)

石旭东

马秋风在中医药大学毕业后，承父业坐镇“回春堂”，马家是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，其祖父马天宝人称“赛扁鹊”，父亲马良驹人称“小华佗”，祖传秘方，医术独到，尤其擅长妇科疾病，药到病除，屡试不爽。马秋风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，更是一门心思扑在中医学上，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“负篋曳屣”，不耻下问，广结良师益友，尝遍山间百草，潜心钻研，博古通今，决心要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绝不辱没门庭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年纪轻轻已是名声大噪。

李春雨是镇医院里新来的护士，天生丽质，楚楚动人，却有难言之隐：长期以来月经不调。她自知这一疾病非同小可，耽搁不得，四处求医，打了不少针，也吃了不少药，可一直没有理想的效果，心急如焚，闻得“回春堂”的名声，如获至宝，迅速前往求诊，见坐堂医师马秋风是个相貌堂堂的年轻后生，不觉面若桃花，战战兢兢

伸出手臂，心怀忐忑，马秋风却目不斜视，一按脉搏对李春雨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，姑娘别担心，你的病没有大碍！”“马大夫，我的病……真的能行吗？”“能，一定能，我先给你开三副中药，你吃了就会有感觉。”李春雨听得如闻仙乐，千斤重担顿然落地，遵医嘱小心翼翼地吃了三副中药，果然便有了感觉。马秋风再行按脉开药，先后三次，李春雨的病情就大有好转了。李春雨好不高兴，“回春堂”果然能妙手回春，对马秋风肃然起敬，由感激产生爱慕，而马秋风见李春雨美丽清纯，眉间一抹愁云，也有怜香惜玉之意，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便在微信上涉足爱河，海誓山盟：非君不嫁，非卿不娶。

李春雨满怀春意正想告知父母这桩婚姻，不料父亲却笑嘻嘻地先向她报喜来了，喜从何来？原来，六年前一场强台风把李春雨家的房子吹倒了，为修房子春雨爹进

山去买木料，不意突然头痛发热，病倒在山里，亏得遇到了一位姓赵的好心人，不仅帮他看好了病，而且还帮他买好了木料，春雨爹感激不尽，与他义结金兰，尊其为兄。赵氏有一子名叫“玉成”，长春雨一岁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乖巧伶俐，春雨爹很是喜欢，一时兴起，便毛遂自荐亲口许下了女儿亲事，因其时男女双方年龄尚小，便没向家人提起，后来得知赵玉成应征参军去了，春雨爹更觉得自己是独具慧眼，沾沾自喜。如今，赵玉成退伍回来，赵家便喜滋滋登门提亲来了，谁知道节外生枝，李春雨已是“名花有主”。春雨爹得知勃然大怒，大摆“伦理纲常”，执意要女儿嫁入赵家；李春雨也柳眉倒竖，大谈“婚姻自由”，执意要入嫁“回春堂”，春雨娘倒是觉得这两个没选定的女婿都不错，难以割舍，便“豆腐薄刀两面光”，做了“风吹墙头草”。眼见赵家吹吹打打就要上门来，李家也便紧锣密鼓上演《梁山

伯与祝英台》：父亲做了“祝员外”，女儿做了“祝英台”，只怕赵玉成要做“马文才”！

赵玉成满面春风进了李家门，春雨爹是自讨没趣无脸见，春雨是与己无关不愿见，眼见“丑事”要露馅，春雨娘只得提心吊胆去向赵玉成做交代，心想：“这老话说得好，‘有祸躲不过，躲过不算祸’。”春雨娘心一横，来了个“竹筒倒菜子”，言罢只等“祸”临头。谁知赵玉成听了依然是满面春风，风平浪静。春雨娘成了愣头青，赵玉成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哦哦，原来如此，没事，没事，婚姻自主，法律保护，时代前进，今非昔比，李伯父不是祝员外，春雨妹不是祝英台，我也不是马文才。恭喜新娘，祝贺新郎，一个是‘秋风’，一个是‘春雨’，本应该暖巢共栖，‘风雨同舟’；而我呢，名叫‘玉成’，也理应成人之美，玉成他们的天赐良缘！”一席话说得李家人破涕为笑，烟消云散，春意满屋……

车轮飞过青春

有鱼

刚进入3月，气象台就发布了入春的消息，随之而来的是逐日飙升的气温。拂面的风变得温煦，路旁的行道树渐次萌出新绿。骑行在江边的绿道上，一不小心就会邂逅一树绽放的绚烂。玉兰花瓣随风飞舞，落在我的头发上、车篮里，每每让我想起骑着单车，伴着一路白兰花香回家的那些夜晚，和那时的青春。

初中毕业，我考入一所离家很远的高中。单车就成了上下学的代步工具。那时候，晚自习放学后结伴“飙车”，是一天难得的欢乐时光，近20年前，小城的道路上没有多少汽车，晚上9点以后，更是人烟稀少。一路上，只有一群少男少女们肆意欢笑，一心让车轮飞得快些，再快些，一天的疲劳也随之飞得好远，好远……

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夜晚，骑着单车飞扬青春的我，突然和一缕白兰花香撞了个满怀。清甜、幽雅、芬芳……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形容词，去描述记忆里的那缕芳香。只记得那晚，高大的白玉兰树格外安静，借着如水的月华，在路面投射下深黑浅黑的阴影。不知何时，车轮已悄悄放慢，同行的人群也早已骑远，独留我一人慢慢行进在树影里，呼吸间是淡淡的花香，像少女的心事，克制而隐秘。

那之后，仿佛嗅觉被解锁了，骑车在城市里穿梭时，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植物的香气。十月份的洋紫荆就迫不及待开了满树，紫红色的精巧花朵绽放在羊蹄形状的绿叶间，风一吹，就给地面铺上一片紫红色的绒毯。每逢洋紫荆的花期，我总是早早起床上学去，长长的道路上，往

往只有早行的我。车轮很小的左右避让，生怕碾碎铺地的花瓣。虽然也读过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词句，但少年时心思柔软，总有些小小的不舍。看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，空气里弥漫着阵阵清芬，骑着单车驶过那条上学路，是每个新学期开学后最期待的事情。

看了三年花开花落，高中生涯也走向了尾声。终于在那个六月初，我和同学们骑着单车，在校门口道路的尽头分道扬镳，哭着笑着，不再回头。一转眼，我竟十余年没再骑过车。

前两年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医生建议我做一些轻量级运动，如散步、慢骑行。恰巧，公司和小区旁边都有公共自行车停车点，我便在不忙的日子里，骑车上下班。速度慢下来了，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细细观察身边的风景。春日的樱花飘落如雨，夏日的香樟投下清凉的绿茵，秋天的栾树挂满红红的小灯笼，初冬的无患子洒落一地“黄金果”……单车驶过城市的春夏秋冬，似乎又把那些青春岁月带回了我的身边。

随着骑行绿道从城市延伸到乡村，公共自行车租借点也铺设到了不少旅游特色村。到山间春游时，“扫”一辆自行车，在山水间的绿道骑行一段，成为我们家庭出游的新增项目。前不久，八岁的女儿学会了骑单车，一起在绿道上骑行，成为她最喜欢的亲子互动时光。看着她小小的背影骑着单车在绿道上飞驰，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，似乎又听到了二十年前放学路上飞驰的欢笑。车轮曾飞过我的青春，如今，又延续出了下一代的青春……



天
地
山

晨曦
(俞晓委摄)

老街美女

何卫兴

比起狭长幽深的澄潭古街，镜岭老街显得敦厚朴实，宽阔大气，镜岭老街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，老街是出了名的美女多，最出名的有下街头的王小姐，中街的何小姐，上街头的“染匠格因”，这些美女个个明眸皓齿、温婉娴淑，一时间美名远扬，即使现在，那些50后、60后们，每当朋友、同事相聚问起对方老家哪里，当告知是镜岭依时，他们就会脱口而出：你们镜岭是出美女的地方！接着如数家珍般将王小姐、何小姐、吕小姐等等美女一一道来，最后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这些镜岭美女中，数‘染匠格因’最漂亮！”

“染匠格因”系镜岭方言，即染匠的女儿，“染匠格因”叫丁凤燕，也许名字太普通、太土气，还是咋地，镜岭依没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，都喊她“染匠格因”。染匠先后在镜岭老街、黄婆滩开染店，当时镜岭染店仅他一家，因此，街头巷尾的人都熟悉他，染匠生得高大俊朗，老婆端庄秀气，也许是遗传了父母的良好基因，丁凤燕大姑娘时活脱脱大美女一个：五官精致、身材高挑、皮肤白皙，烫着当时流行的波浪发，穿着时尚，又兼具超凡脱俗的气质。男人们评价：“染匠格因”虽是小

镇姑娘，但不比城里美女差，完全可以与当下女明星媲美！每当她走在当时还是小方块石铺成的镜岭老街，随着高跟鞋踩在路面上响起的“笃笃”声，赶集的人们都会驻足观望，和当时穿着普遍朴素的村民相比，她走在镜岭老街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无论男人女人都会被她的美貌吸引，情不自禁地要多瞟她几眼，“染匠格因”一度成了当地美的代名词，每当有人说哪个姑娘漂亮时，别人冷不丁一句：“有‘染匠格因’漂亮吗？”对方就哑口无言了。

她的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光镜岭本地人，就连当时的城关镇俊男帅哥也慕名前来，要一睹美人芳容，城里来的，有乘公交车的，也有骑自行车来的，胆大的，木脸皮的，直接到染匠家门口小路边站着看，有更大胆的，干脆闯进家里去看，那些胆小的，怕难为情的只好到镜岭老街去转悠，期待偶遇，而“染匠格因”是千金小姐不下楼，她知书达理、秀外慧中，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看书，帮母亲做家务，只是偶尔去老街赶集，因此偶遇的几率其实不高，真是应了那句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，那些胆小腼腆的小伙子根本没勇气上门去，只好乘兴而来，失望而归。染匠一家住在镜岭老街桥南路14号一栋两层砖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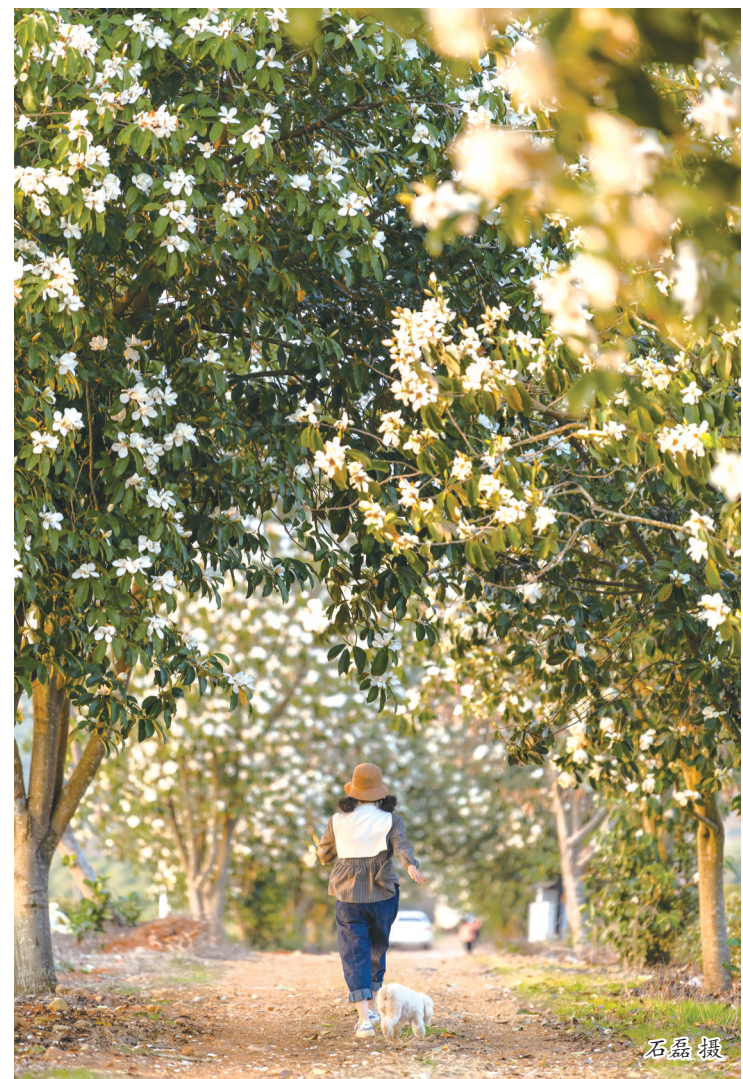
楼房里，门口有条小路通往角山头旱地。那几年，来看“染匠格因”的男人几乎每天都是一拨接一拨，男人们乘兴而来，一睹“染匠格因”芳容后，个个被她的美貌折服而满意而归。

83年，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澄潭两个愣小伙骑个永久牌自行车，来镜岭老街看“染匠格因”，到染匠家一打听，“染匠格因”去镜岭老街赶集去了，就在门口小路上徘徊，等她回来，上午十点左右，“染匠格因”回来了，那天丁凤燕上穿黑色小西装，内衬白色吊带衫，下着当时流行的黑色喇叭西裤，脚蹬白色高跟鞋，1.65米的婀娜身姿，用现在的话来形容，真的是美貌气质爆棚，站在她面前，有种美得让人窒息的感觉，两个愣小伙直勾勾盯着丁凤燕看得如痴如醉，盯得美女也红了脸，其中一个愣小伙也许还陶醉其中，从小路上下来时一脚踩空，额头撞在染匠家露天楼梯上，起了个大包还流了血，丁凤燕立即陪他去镜岭卫生院止血并贴了膏药，还善意留他们在家里吃了中饭，愣小伙回去时，她又一再叮嘱慢慢骑车……让两愣小伙感动得不知所措，当朋友调侃他“今天来不着了吧”时，愣小伙却说：“能见到这样的大美女，并和她共餐，额头再撞个包也值得！”

丁凤燕有三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姐姐也是美女一个，1980年前就远嫁香港了，姐夫祖上是镜岭竹潭人，他还有一个弟弟也在香港定居，上世纪80年代，“香港热”风头正劲，远嫁香港是当时大陆许多女孩子的梦想。因为丁凤燕不但貌美，而且温柔贤淑、知书达理，被姐夫弟弟喜欢上，不久嫁给了他，两姐妹嫁给了两兄弟。当时听说染匠格因嫁给了香港一个码头工人，镜岭许多小伙恨得咬牙切齿：“好好的一颗小白菜让猪给拱了！”后来一打听，当年香港一个码头工人的年薪要抵我们大陆十个普通工人，这下镜岭小伙子们哑口无言了。

“染匠格因”自从远嫁香港后，很少回家，偶尔春节回镜岭老街看父母，她也整天宅家，静静地陪在父母身边，从那时起，镜岭老街就少了一位丽人倩影，她的美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也成了镜岭依茶余饭后的美谈。岁月如梭，现如今，染匠已于2010年去世，染匠老婆也已90高龄，满头白发，据她说，丁凤燕今年已62岁，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已做了外婆，但相貌依旧，风韵犹存。

祝福老街美女丁凤燕，美人依旧！惟愿镜岭老街红红火火，繁华如初！



石磊摄

玉兰花

石访卉

在我的教室门口
有两棵玉兰花
一白
一紫
默默地绽放

那枝白
犹如一支雪白的毛笔
洁白，独立开花
那白雪皑皑的枝头
时不时掉下雪花

那抹紫
犹如紫霞仙子

在微风中摇曳着紫色的
衣袍
那儿，满是紫色
压弯了细长的枝丫

在宁静的校园里
挺立着两棵玉兰
在灿灿的黄昏里
落得稀里糊涂

两棵玉兰四周徜徉着
调皮的孩子
拾着晶莹的雪花
捡着紫色的衣纱